

# II

## 向日本航去



1920—1928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面臨畢業的他，此刻真是苦惱極了，  
當初進入學校才發覺有關美術的課程並不多……

**周**刻家黃土水先生一九二〇年  
(大正9年)以『山地牧童』榮登

帝展。這則第一位台灣美術家在日本入選帝展的消息，看似簡單其實不然。它在當時的台灣天空，石破天驚乍響如一記春雷，它所撼動的不只是學畫的人，更是台灣的許多人心。當時已經在台北師範學校上二年級的李梅樹，對「帝展」這個名詞他並不陌生，卻遙不可及。它是教畫的日本老師才掛在嘴邊上的。他們把這個每年在東京舉行一次，由帝國美術會主辦的展覽視為競賽畫藝的角逐場。那種隱隱而莫名的看重，「帝展」儼然在老師心中造就了無可動搖的權威。尤其這所剛由國語學校改制更名的台北師範學校。雖然最初日本政府是為了培養公學校師資而設立，卻反而聚集了許多有志習畫的台灣青年。因為台灣人能就讀的官辦學校不多，譬如台北當時只有國語



李梅樹畫的素描自畫像



李樹梅就讀  
台北師範學校時期  
和同學合影  
前排右一為李梅樹

### 帝展

「帝展」全名為「帝國美術展覽會」是日本的國家展覽，於1919年由「文部省美術展覽會」(文展)改制而成。改制後的帝展另由增設的帝國美術院掌管，

聲望日隆，是藝術家想取得社會地位必經的龍門。到1937年因為人事問題及帝國美術院的改組，交還文部省改稱「新文展」(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



▶巴黎舉行達達國際展。

▶顏水龍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楊三郎入京都美術工藝學校就讀。

▶李梅樹20歲，由台北師範學校畢業，至瑞芳公學校任教，並與林粒女士結婚。

學校、醫學校、農業試驗所、工業講習所和國語學校附屬女學。並且，要學西洋畫，台灣別處是不可能了，台北師範學校已經是他們的最高學府。

●私下，李梅樹的週邊除了廖繼春也像自己一樣拚命愛畫以外，總有些同學熱烈的在參加一些校外隱隱的活動。然而如果一旦被認為有反對日本政府的行為，便會在校方的強制之下遭到退學的處分。這些衝突擴散著學生（甚至其他階層的台灣人）對日本統治政府的不滿。黃土水以一個台灣人在日本官辦展覽會上露出頭角；本來是他個人的榮譽竟彷彿連接起那些衝突，朦朧的在叫著：不可以輕視台灣人！

●三年前的事回想起來仍激動不已，黃土水的「山地牧童」在李梅樹心中種下的影響，正慢慢擴大，成為對畫家的嚮往和榮譽感。面臨畢業的他，此刻真是苦惱極

了。當初進入學校才發覺有關美術的課程並不多，在沒有其他選擇之下只好讀下去。雖然每年由日本郵購《講義錄》來自修油畫方面的知識，究竟不滿足，如果能前往日本……便可以與廖繼春同行。但想了那麼多年，父親竟然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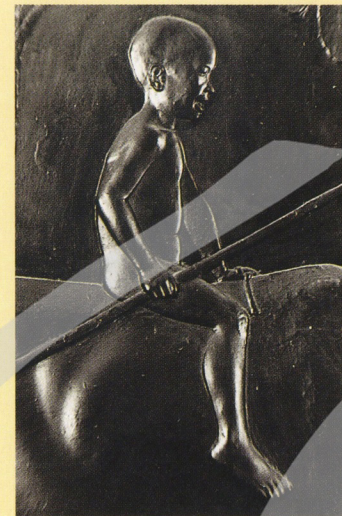
●看到哥哥期許的眼神；父親說二十二歲該成家繼業的話，想到自己是李家的第二個男孩。李梅樹緊緊的住了嘴。在父親的催促下，李梅樹與林粒女士結婚，並且開始去公學校任教。配帶上他代表教師權威的肩章和指揮刀。



從李梅樹放大的照片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據時期老師參加重要事典的裝扮



黃土水出生於艋舺一個貧窮的木匠家庭，在就讀國語學校時因優異的雕刻成績，被譽為天才，獲保送至日本東京美術學校，24歲即以「山地牧童」入選帝展，轟動一時。後因工作勤奮，經常不眠不休，36歲英年就因積勞成疾在日本去世。當時李梅樹正在東京美術學校就讀，接到黃土水去世的消息連夜趕往池袋守靈並參加其火化儀式。



黃土水最後完成的作品「水牛群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光山公學校第十四屆畢業紀念  
昭和二年三月

李梅樹任教尖山公學校前排右四即為李梅樹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學潮，陳植棋等人被退學。劉啓祥赴東京念中學。

▶石川欽一郎二度來台任教，李梅樹參加石川所組織之暑期美術講習會，與石川初次接觸。



●三峽溪上的水，悠然前行，不舍晝夜，又是一個炎炎暑天。自從學生事件愈演愈烈，到李梅樹畢業後一年，新任的師範學校校長為了安撫學生，特別敦聘一位友好的日本人來擔任美術教官。這個名為石川欽一郎的日本教師，曾經在十多年前以隨軍通譯名義來台任教，這是他第二度前來台灣。他除了學校的課又開出來個「暑期美術講習班」。許多畢了業的學生或是愛好美術的青年都聞風連袂趕來參加。李梅樹在整齊的衣服底下也是汗流浹背的，匆匆趕到學校附近的街



上圖：日據時代  
台灣美術運動  
的啓蒙者  
石川欽一郎  
下圖：石川欽一郎  
的作品

邊，大家頗具默契的架起畫架有模有樣的寫生起來。

●留著一撮小鬍子的石川老師衣著整齊極了，連雪白襯衣上的小蝴蝶領結也不會疏忽。說話時語氣溫文，除了日本人慣有的禮俗教養之外不失一種紳士風度，此外還多一份和已往接觸過的日本老師不同的真誠態度。他好像並不把在台灣教書當做一份不得已的工作，反而對學生真心關愛。李梅樹樂於親近這樣的老師加強自己的學習，他內心並沒有真正放棄前往日本的念頭呀。而這個「暑期美

術講習班」裡不乏熱情，且有個性的朋友，彼此建立一種好像有志一同患難與共的情誼。其中倪蔣懷比較沉默少言；陳植棋則有什麼說什麼的，他因為學生反對日本校長的不公平作風受波及而被退學。但他天不怕地不怕，決定前去東京美校闖天下。另外一個年才十五的李石樵，陳植棋對他極友好，剛剛入學台北師範學校已經畫得很好了。偶爾，還會遇到由東京美校回來省親的陳澄波。他跟陳植棋一樣好說話為人熱忱，倆人常常叫著要大家組織一個畫會。

### 石川欽一郎 [1871~1945]

石川欽一郎出生於日本靜岡，28歲時到英國留學，學習傳統的英國水彩畫法，回國後因為優異的英文能力，在軍隊中擔任翻譯官。寫生足跡遍及中國東北及歐洲。1907年第一次來台灣，兼任國語學校美術教官，停留了

九年的時間才返回日本。東京大地震之後，受到好友，台北師範學校（由原先的國語學校改名）校長保田銈吉力邀，再度回台任教。許多台籍前輩畫家都曾經是他的學生；石川愛護弟子，自由開明的紳士風範，總讓他們念念不忘，據說他是當時唯一

不穿軍服上課的老師。石川除了教學認真，也極力推動舉辦展覽，鼓勵學生組織畫會，對啓蒙台灣新美術運動有極大貢獻。他所留下的許多風景寫生作品，也使得那個年代的台灣農村風貌有了最忠實的記錄。



### 倪蔣懷[1894~1943]

是石川欽一郎首度來台任教的得意學生，在石川的勸告下放棄赴日求學，以經營煤礦業的財力贊助台灣美術運動，台灣第一所美術研究所就是他出資成立的。他和陳植棋交情很好。

### 陳植棋[1905~1931]

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曾因參加學潮與校方發生衝突，而被退學，後來在石川的協助下赴日深造。可惜的是才華洋溢最受石川疼愛的他，卻感染肺病，英年早逝。

### 陳澄波[1895~1947]

和陳植棋同樣對大陸的祖國文化抱存孺慕之心。陳澄波並曾於1929年到上海新華藝專等學校任教。5年後回到台灣，曾經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參議員，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但於「二二八」事件中被槍殺。

### 廖繼春[1902~1976]

### 李石樵[1908年生]

是和李梅樹同一時期的畫家。

以上提到的5個人，全是台北師範學校前後期的學生，而且除了倪蔣懷外，後來皆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他們之間時常有往來，對台灣早期西洋畫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



2



3

1927年台灣美術研究所成立時聚餐留影  
前排左起為陳德旺、洪瑞麟、倪蔣懷、石川、陳植棋、藍蔭鼎



4

- 1 陳植棋  
玫瑰  
1927·油畫
- 2 廖繼春  
有香蕉樹的院子  
1928·油畫
- 3 李石樵  
田家樂  
1947·油畫
- 4 倪蔣懷  
田寮河  
1926·水彩
- 5 陳澄波  
我的家庭  
1931·油畫



5



►在「靜物」入選第一屆台展之後李梅樹再度以油畫「三峽後街」入選第二屆台展，這時終於獲得家人同意，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搭船航向日本。

●石川老師雖然第二度來台灣，仍舊對台灣風景極感興趣，常常帶大家一同外出寫生。每個人似乎從老師一幅一幅的畫中重新看見台灣土地的美和感動。石川老師的水彩明快而乾淨，由於早年留學英國，採用典型的英國水彩技法。他先將畫紙浸溼，在未乾透的紙上立即著色，特別能夠把當時大地水氣氤氳的氣氛在瞬間溶入極果決而少重疊的筆觸裡。他經常鼓勵倪蔣懷，要他好好利用雄厚財力組織一個台灣人自己的美術團體，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藝術的種籽。

●不久，廖繼春去到東京美術學校，陳植棋也走了。然後傳來陳澄波入選帝展的消息，他是西畫部第一個入選的台灣人。李梅樹在父親去逝之後，苦苦等待著一個證明他自己也是塊好料的機會。一有水彩畫作，他便商請學弟就近帶給石川老師過目，石川欽一郎往往以親筆的評

析回覆給李梅樹。

●一九二七年(昭和2年)，在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鄉原古統、木下靜涯等日籍老師的吹推下，台灣繼韓國之後，比照東京帝展有了官辦的美術展覽會——台展。李梅樹美術生涯的契機終於來了。他以「靜物」入選了第一屆台展，一同入選的尚有師範五年級生李石樵。另外廖繼春為特選。隔年，第二屆台展，李梅樹又以「三峽後街」入選。這次家人再也無法忽視他努力的成果和繪畫能力。大哥雖然希望李梅樹能繼續自己任下的公職，在鄉里政治上有所做為，但是看著六年來李梅樹以畫筆所付出的耐力和對一個理想的堅持，他遂力排眾議，慨然應允並承諾資助全部學習經費。李梅樹於是得以在寒風中向日本航去。他的上衣口袋裡緊緊貼放著石川老師的三封推薦信，以及一幀相伴終生大哥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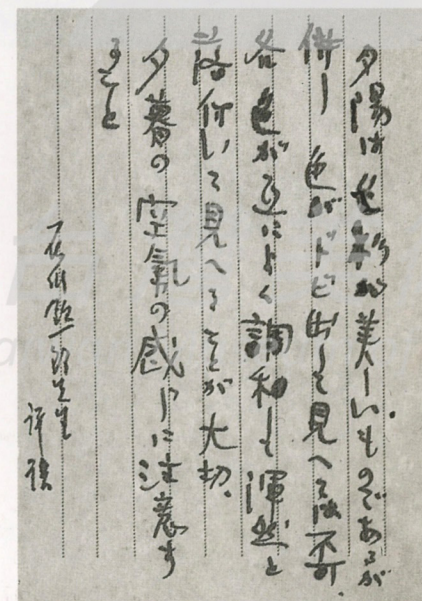


三峽的夕暮  
1927·水彩  
31×23.8公分

### 台展與府展

1927年在一些日本畫家的推動下，有鑒於台灣美術風氣日盛，日本政府正式在台成立「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是官方認可用以獎勵入選台灣優秀畫家的地方性美展。台展至第十屆主辦權由台灣教育會移交總督府，改稱「府展」。府展舉行六回之後，因戰爭的關係而停擺。第一代台籍前輩美術家便在這十六回展覽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石川欽一郎  
寫給李梅樹  
有關「三峽的夕暮」  
畫作評語  
內容翻譯：  
夕陽是色彩最美  
但是這張作品  
看來顏色有偏重  
各種顏色應  
互相調相  
很渾然  
看來很穩著  
最為要緊  
要特別注意  
黃昏時空氣的感覺







靜物  
約1927·油畫  
72×91公分

李梅樹殿  
臺灣美術展覽會  
審查委員長 石黑英彦

拜啓  
貴下御出品ノ西洋畫「靜物」  
審査ノ結果入選卜決定致候條此段及  
御通知候也  
昭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臺灣美術展覽會  
審查委員長 石黑英彦

李梅樹台展  
入選通知



靜物  
1927·油畫  
91×72.5公分  
第一屆台展入選

「靜物」是李梅樹二十六歲時所作，他初試蹄聲以此畫入選第一屆台展。當時，能夠習畫的台灣青年都以爭取在台灣官辦展覽或日本官辦展覽上獲得榮譽，做為顯示自己畫家身分和資格的「證明書」；也有一種「出人頭地」的感覺。李梅樹青年時期也有這樣一個「段落」，我們把它就稱作「競賽時期」吧。這個時期大約從「靜物」的年代開始持續到「花與女」獲得日本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展」入選為止（1927——1940）。「靜物」畫面上呈現五個圓形器物，有酒甕、泡菜甕、油罐子、籃和盤。光是那些甕口、罐口、籃口、盤口就有五個不同圓的情況。器物間高低大小，位置安排得有變化而不單調。籃子的提手和側放的泡菜甕巧妙的把空間深度暗示出來；水平的桌面，垂直方向的簾布；可以說李梅樹選未前往東京以前就已經靠自修畫出一幅中規中矩的靜物構成了。